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一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九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一

政術部十

考績

弊政

亂政

誦政

政不一

佞邪

貪暴

貪冒

培尅

暴虐

七徵

考績一



原杜氏通典曰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漢元帝建昭中西

羌反日蝕又久青無光召京房問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代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房作事房奏考

功課吏法

晉灼曰令丞尉理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轉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尉事也令覺之自

除二尉負其辜率相準如此法

帝令公卿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

上下相伺不可許上意嚮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帝召見令房曉以課事諸刺史復以為不可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言善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友人五

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時充宗嫉房出  
為魏郡太守唯許房至郡自行考課法房自請願無屬  
刺史 魏明帝時以士人毀稱是非混雜難辨遂令散  
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  
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  
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  
焉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是時大議  
考課之制散騎黃門侍郎杜務伯名恕以為用不盡其人

雖文具無益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  
盛制然歷三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閱七聖而課試之要  
未立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  
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  
之佐殷周無資伊呂之助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  
為掇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至於崇揖讓之風  
興濟濟之理臣以為未盡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  
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

幾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  
一體而資相成也後考課竟不行晉武帝泰始初務  
崇理本詔河南尹杜元凱為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  
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  
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  
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後倚明哲之輔建忠貞  
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  
咨博訪敷奏以言及至末代不得紀遠而求於密微疑

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  
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竿  
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  
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典  
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  
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  
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  
案其六載處優舉者超用之六載處劣舉者奏免之其



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王者固當准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 後魏孝文

帝太和中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出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

惡上上者遷之天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錫車馬器服以申獎勸後帝臨朝堂顧謂錄尚書兼廷尉卿廣陵王羽曰凡考績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等守本事大通帝又謂尚書等曰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末嘗進一賢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謂羽曰汝居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今黜汝錄尚書

廷尉但居特進太保自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略舉遺闕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後任官如初宣武帝時太尉侍中高陽王雍上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閒冗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以勤以能進之朝伍或征官外戍遠使絕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乃于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才非皆劣

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閒以多課煩以少上乖天澤  
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  
三年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  
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昇一階檢無僭犯倍年成級  
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也徐州刺史蕭寶夤又論曰方  
今守令厥任非輕及考課悉以六載為程既而限滿代  
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  
省文武閒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

弦朔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內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僚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闕以同僚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

其職或超騰轉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  
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  
多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  
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  
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儒學  
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  
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  
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從 唐考課之法有德

義清慎公平恪勤各一善自近侍至於鎮防並據職事  
自為之最凡二十七焉一最以上有四善為上上一最  
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一最以上有二  
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為上下一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  
而有二善為中上一最以上或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  
職事麤理善最弗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  
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及貪濁有狀  
為下下若于善最之外別有可嘉尚及罪雖成殿而情

狀可矜或雖不成殿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

臨事量定諸州縣官人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

戶為十分論每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增戶口謂課丁

率一丁同一戶法增不課口者每五口同一丁例其有破除者得相折其州戶口不滿五

千縣戶不滿五百者各准五千五百戶法為分若撫養

乖方戶口減省者各准增戶法亦每減一分降一等謂及

不課並其勸課農田能使豐殖者亦准見地為十分論

每加二分各進考一等此謂求業口分之外別能墾起公私荒田者其有不



加勸課以致減省者

謂永業口分之  
內有荒廢者

每損一分降考一

等若數處有功並應進考者並聽累加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今流內九品以上有九等考第自比年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謂所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使朝廷實無好人猶應于見在之內比較其尤善者以為上第豈容皇朝士人遂無堪上下之考朝廷獨知貶一惡人可以懲惡褒一善人足以勸善臣謂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

一二人為上上其次為上中其次為上下則中人以上  
可以自勸矣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  
子曰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  
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子產賢者  
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化成况其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縣  
官佐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  
不論課考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覩爭求冒  
進不顧廉恥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戶口流散

百姓凋弊職為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  
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脂韋而已又古  
之為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  
上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効  
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  
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  
歸田里以明賞罰致理救弊莫過於此左監門錄事參  
軍劉秩論曰昔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

曰何遲伯禽曰變其禮易其俗難所以遲太公理於齊  
三月而後報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俗簡其禮易故孔  
子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是而言勞  
不甚者理不極功不積者澤不深故堯舜三年而考三  
考而黜陟所以能盡其智術也近古人情敦龐未淳乎  
堯舜禮正樂和未愈於虞夏官賢吏能未稱於殷周或  
一年而考或四考黜陟或比年而巡狩或歲時便遷或  
旬月升擢令長今日既上明日部內有犯名義者即坐

之不其速歟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永為常式至二十七年二月敕丈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允升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所通善狀但優仕進之輩與為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乖古義自今以後諸道使更不須通善狀每至三年朕自擇使臣觀察風俗有清白政理著聞者當別擢用之增續文獻通考曰宋初循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閒劇為月限考滿即遷太祖謂非循名責實之道罷

歲月敘遷之制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始得遷秩 凡考第之法內外選人周一歲為一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未替更周一歲書為第四考已書之績不得重計初著令州縣戶口準見戶十分增一刺史縣令進考若耗一分降考一等 建隆三年又以科賦有欠踰十之一及公事曠違常有制受罰者皆如耗戶口例降考吏部南曹又舉周制請州縣官益戶增

稅受代日並書於籍凡千戶以下能增百戶減一選減  
及三選以上令賜章服主簿升秩進階能歸復逋亡之  
民者亦如之是年縣始置尉頒捕盜條給以三限限各  
二十日三限內獲者令尉等第議賞三限外不獲尉罰  
一月奉令半之尉三罰令四罰皆殿一選停官 太宗  
勵精圖治遣官分行郡縣廉察官吏河南府法曹參軍  
高丕等皆以不勝任免官復詔諸道察舉部內官第其  
優劣為三等政績尤異為上職務粗治為中臨事弛慢

所涖無狀者為下歲終以聞先是諸州掾曹及縣令簿尉皆戶部南曹給印紙歷子俾州郡長吏書其績用愆過秩滿送有司差其殿最詔有司申明其諸州別給公

據者罷之判吏部南曹董淳言有司批書印歷多所闕略令漏書一事殿一選三事降一資自是職事官依州

縣給南曹歷子天下知州通判京朝官釐務於外者給

以御前印紙令書課績

時蔣元振知白州為政清簡民甚便之秩滿眾輒詣部使乞留

凡十有八年未受代姚益恭清白有才幹知鄆州須城縣鞭朴不施境內大治淳化初採訪使各言其狀下詔



褒嘉賜元振絹三十疋粟五十四年始分置磨勘之司  
石賜益恭緋衣銀帶絹五十匹

審官院掌京朝官考課院掌幕職州縣官廢差遣院令

審官總之乃詔郡縣有治行尤異吏民畏服居官廉恪

莅事明敏鬪訟衰息倉廩益羨寇盜剪滅部內清肅者

本道轉運司各以名聞當驛置赴闕親問其狀加旌賞

焉其貪冒無狀淹延鬪訟踰越憲度盜賊競起郡內不

治者亦條其狀以聞當行貶斥

時以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劉昌言同

知審官院考覈功過又以判流內銓翰林學士  
蘇易簡知制誥王旦等知考課院重其職也

真宗即

位命審官院考京朝官殿最引對遷秩京朝官引對磨  
勘自此始景德初令諸道辨察所部官吏能否為三等  
公勤廉幹惠及民者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  
聲者為次畏懦貪猥為下仁宗尤矜憐下吏嘗曰州縣  
秩卑而長吏多鈎撫細故文致之法使不得自進朕甚  
憫焉宰相王曾曰引對時陛下酌其輕重而稍擢之則  
下無滯才矣

選人有東鹿縣尉王得悅歷官寡過書考  
最多而無保任者帝察其孤貧特擢為大

理寺

丞  
慶歷三年從輔臣范仲淹等奏定磨勘保任之

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其  
後知諫院劉元瑜以為適長奔競非所以養廉恥乃罷  
之 英宗治平三年考課院言知磁州李田再考在劣  
等降監淄川鹽酒稅務坐考劣降等自田始考績舊審  
定殿最格法自發運使率而下至於知州皆歸考課院  
專以監司所第等級為據至考監司則總其甄別部吏  
能否則以採訪才行合二事為課悉書中等無高下神  
宗即位凡職皆有課凡課皆責實監司所上守臣課不

占等者展年降資而治狀優異者增秩賜金帛以璽書  
獎勸之若監司以上則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考校凡縣  
令之課以斷獄平允賦入不擾均役平盜勸課農桑振  
恤饑窮導守水利戶籍增衍整治簿書為最而德義清  
謹公平勤恪為善參考治行分定上中下等至其能不  
尤殊絕者別立優劣二等歲上其狀以詔賞罰是時內  
外官職各從所隸司以考覈而中書皆置之籍每歲竟  
或有除授則稽差殿最取其尤甚者而進退之熙寧五

年遂罷考課院間遣使察訪所至州縣條其吏課凡知州通判上中書縣令上司農各注籍以相參考惟侍從出守郡聽不以考法朝廷察其治焉 紹興二年初詔監司守臣舉行考課之法時郡縣數罹兵燹又命以戶口增否別立守令課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分三甲置籍守倅考縣令監司考知州考功會其已成較其優劣而賞罰之 乾道二年廷臣上言國朝盛時有京朝官考課有幕職州縣官考課其後為審官院為考課院皆中

書或兩制臣僚校其能否以施賞罰望遵故事應監司郡守朝辭日別給御前歷子如薦賢才為幾人若為治錢穀若為理獄訟興某利除某害合為條目每考令當職官吏從實批書代還使藉手陞見然後詔執事精加考覈其風績有聞者優與增秩所莅無狀者罰之無赦則賢者効職而中下之才亦皆強於為善矣帝乃命經筵官參照累朝考課之法講而行之 寧宗以郡國按刺多徇私情遂倣舊制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一司歲終

各以能否之實聞於上以詔升黜 遼聖宗統和九年  
詔諸道舉行能察貪酷 金考課法凡內外官之政績  
所歷之資考更代之期去就之故秩滿皆備陳于解由  
吏部據以定能否又撮解由之要於銓擬時讀之謂之  
銓頭而書于行止簿行止簿者以姓為類而書各人平  
生所歷之資考功過者也 章宗嘗問近臣考課法今  
可行否右丞相瓜爾佳清臣曰行之亦可但格法煩則有  
司難承用耳尚書右丞劉瑋曰考課之法本於總核名

實今提刑司體察廉能賊濫以行賞罰亦其意也若別議設法恐涉太煩 泰和四年定考課法准唐令作四

善十七最之制四善者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名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勤恪匪懈十七最者一曰禮樂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二曰賦役均平田野加闢為牧民之最三曰決斷不渝興廢當理為判事之最四曰鈐束吏卒姦盜不行為督領之最五曰案部分明評議均當為檢校之最

以上皆課縣令簿丞警巡使副錄事司候判官也

六曰詳讞



合宜咨執當理為幕職之最七曰盜賊消弭使人安靜  
為巡捕之最八曰明于出納物無損失為倉庫之最九  
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十曰檢察有方行  
旅無滯為關津之最十一曰隄防堅固備禦無虞為河  
防之最十二曰出納明敏數無濫失為監督之最十三  
曰謹察禁囚輕重無怨為獄官之最十四曰物價得實  
姦濫不行為市司之最十五曰戎器完肅捍守有方為  
邊防之最十六曰議獄得情處斷公平為法官之最十

七曰差役公平盜賊止息為軍職之最凡縣令以下三最以上有四善或三善者為上陞一等三最以上有二善者為中減兩資歷三最以上有一善為下減一資歷宣宗時御史中丞李英上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於激濁揚清獎進人才耳近來改定四善十七最之法徒為虛文大定間數遣使分道考察廉能當時號為得人願改前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效庶幾人自勵以為國家用納之元世祖至元八年詔舉守

令以戶口增田野闢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均五事備者為上選陞一等四事備者添一資三事有成者為中選依常例遷轉四事不備者減一資五事俱不舉者黜降一等三十三年增課守令式於八年所定五事外又增以課勸農桑克勤奉職者陞獎其怠於事者答罷之

二十八年詔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每道仍設官八員除二使留司以總制一道餘六人分臨所部如民事錢穀官吏奸弊一切委之俟歲終省臺官遣官考

其功效 武宗至大二年令州縣正官以九年為任三

年給親民長吏考功印歷令監治官歲終驗其行蹟書  
而上之廉訪司御史臺尚書禮部考校以為黜陟 仁

宗皇慶元年御史中丞郝天挺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  
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為黜陟比者省院臺  
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  
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  
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

候任滿考績方許選調庶免朝除夕改啟倖長奸之弊  
從之 明洪武五年勅中書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  
桑學校之績十一年諭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  
否以示勸懲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為三等稱職  
而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  
坐有過而不稱者為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  
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十七年吏部尚書俞熹定考  
績法 凡官員任滿考覈及朝覲考察各有定制若因

事考察間一奉行無常例 世宗嘉靖十年吏部言祖宗舊制在外有司官負九年考滿稱職者給與應得誥敕至正統十四年奉有詔書事例凡外官曾經撫按官舉保果有卓異政績者不拘三六年考滿先與應得誥敕旌異蓋九年例得封贈者所以待常流三六年先得旌異者所以優異等

考績二

原廢置

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以馭其吏注云廢退其不能者進置賢能者也

誅賞

王昶字文舒詔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唐虞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王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綱紀故能不可知也

**會政**

周禮計會政事

**稽功**

又曰責實稽其功事

**連最**

考課連最

**相蒙**

能否相蒙

**察羣吏**

周禮天府凡官府鄉州及縣都鄙之治中受而蔽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察其

當黜陟者鄭司農注云治中調其職簿書之要也

**考衆官**

杜恕為黃門侍郎時大議考課之制

以考內外衆官恕上疏言州郡考功皆有事効然後察舉郡守以功次補或就增爵秩此最考課之急至於公卿內職大臣不當但以其職考課

**齋閔閱**

朱博為琅邪太守姑

幕縣有盜游徼王卿盡力捕得五十人博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有效檄到齋閔閱詰府注閱功勞也閱所經歷

明度量 谷永書曰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 三歲大計 周禮太宰之職三歲

大計羣吏之治 注三載考績 三年大比 以考羣吏而廢置注云大比大計也 崇德

黜惡 禮 稽功底績 書底致也績功也 盧毓考課法 毓曰名不可致

異人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已間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課廢而名譽相進退故真偽

相蒙帝納其言作考課法及 劉劭考課疏 魏志劉劭作都官考

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也 課上疏曰官吏考課王政之較然而歷代不務是以理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 蕭育救郭

舜 蕭育為茂陵令會課注考課第六漆令郭舜殿見責育救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為人言

也 傳 劭難劉劭 劉劭作考課法傳劭難之 增朝堂黜陟 經濟類編後魏



主北巡留任城王澄銓簡舊臣自公侯以下有官者以  
萬數澄品其優劣能否為三等入無怨者魏主臨朝堂  
黜陟百官謂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曰汝為朕弟居機衡  
之右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迹今黜汝錄尚書又謂尚  
書令陸叡曰叔翻到省之初甚有善稱比來偏頗懈怠  
由卿不能相導以義今奪卿祿一期又謂左僕射拓拔  
贊曰叔翻受黜卿應大辟今解卿少師削祿一期又謂  
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卿亦應大辟可以白衣  
守本官冠服祿卹盡從削奪又謂尚書任城王澄曰叔  
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不勤職  
事數辭以疾可解長兼削祿一期其餘守尚書尉羽盧  
淵等並以不職或解任或黜官或奪祿皆面數其過而  
行之

### 中書詢考

宋史真宗時魯宗道言守令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材低

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  
政十常二三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

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以觀其施為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倣此庶得良守宰宣

更以考升

唐書貞元中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課

殿最趙憬自言薦果州刺史韋証以貪敗

改注中上

請降考考使劉滋謂憬知過更以考升

經濟類編唐高宗時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承慶常考

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

考中下其人顏色自若不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

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媿詞又改曰寵辱

不驚考

為天下最

唐書路嗣恭字懿範始名細客以世廕為鄴尉席豫黜陟河朔表為

蕭關令連徙神烏姑藏二縣考績為天

為十郡最

下最明皇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

世祖時張德輝為河東南北路

廷策縣令

唐書開元四年明皇

宣撫使二年考績為十郡最

悉召縣令策于廷考下第者罷

手書勞績

宋史宋太祖勵精政

之虛從愿坐擬選失實下遷  
事嘗手書累二十餘紙曰公勤潔已奉  
法除奸惠愛臨民者乃可書為勞績

寢成苟且之

風又曰淳化中梁鼎上言五代兵革相繼禮法陵夷顧  
惟考課之文祗拘州縣之輩黜陟既異名存實亡且

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略  
間者任用如故大夫勸懲之理寢成苟且之風伏惟陛  
下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

議行黜陟之法

元史世祖時庶

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  
希憲在中書時建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  
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昏奴視部下都邑  
長吏皆其皂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  
張之使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

課農興學

明紀事本

末洪武五年敕中書命有司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  
違者降罰已而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無課農興學

之效而長于督運命黜之

**激濁揚清**

宣宗諭吏部尚書郭璉等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

為姑臧長姑臧最富饒而奮守甚潔光武推奮武都郡丞夫激濁揚清為治之道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

孔奮故東漢多循吏卿其甄別以聞

**不以恢辨為能**

續文獻通考明太祖時山西汾州考

平遙主簿成樂能恢辨商稅上曰恢辨是額外取民也主簿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辨為能州之考

非是命吏部移文訊責

**不喜擔拾小過**

宋史韓億為尚書左丞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擔

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

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以下亦望京朝幕職柰何鉅之于盛世

**分上下二等為三**

後魏

令三載一考以優劣為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為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者帝親臨決焉

以

甄別流品為非

經濟類編唐劉瑒與崔慎由議政于宣宗前慎由曰惟當甄別流品上酬萬一

瑒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當

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品流為先臣未知

致理之日慎

內外磨勘

宋史仁宗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范仲淹退上十事一曰

由無以對

明黜陟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遷舉而授須

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上採用之皆以

詔書畫一頒

甄別守令

明紀事本末宣德五年諭吏部甄別郡縣守令上曰郡縣

下著為令

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

皆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為職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

降壘書

原詢事考言

程功會課

智效一官

績

成三考

政乃日脩

功惟歲課

白帖

弊政一

原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弗躬

弗親庶民弗信並詩 誣上行私不可止也 不勝其弊

未能寡怨於人 無惜怛之愛無忠利之教 上人疑

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禮記 矯誣犯禁 政散人

亡 衆誰適從 晉政多門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

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並左傳 敝邑失政

天降之災 善人未勸淫人不懼 亟肆以疲之多方

以誤之

左傳伍員云注曰肆猶勞也

厭政已甚

春秋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傳曰

天子告朔於諸侯受乎稱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厭政已甚矣

上有困令

聽讒自

亂聽諛自欺多易自怠恨多無親怨多不克 繁政害

力繁賦害財 淫政破國動不時民乃不保 淫好破

義言不協民乃不和 淫采破服服不度民乃不順

淫文破典典不式教民乃不類

並汲冢周書

上不知無以

利事 下不力無以承順 佐不利無以集衆 卿不

仁無以讓賢 伯不勤無以行令 度之天神則非祥

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

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

周語

靈

王太子

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

以智治國國之

晉

諫云云

賊也

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

國之福

水背源而流竭木無根而不長

北堂書鈔

增道德

之旨未弘而錙薄之風先搖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

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上奢靡而望下朴

素力役廣而冀農桑興不可得已

魏徵疏

貪冒者謂能



清貞者謂孤浮沉者為黠剛正者為愚位下而驕家貧

而奢歲月漸漬不救其弊

唐書景雲中監察御史韓琬疏

士人趨進

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

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

宋仁宗時韓絳疏

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

王禹偁疏

命令數

更之弊恩寵濫進之弊賜予不切之弊

尹洙疏

祖宗法

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

宋史靖康時孫傳對欽宗

今之守

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

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 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

一文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

早澇預備之具也 以學校言之庠序之士國家資之

以取人才之地也守令亦鮮有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

朝廷首重社學守令徒具文案備照刷而已此守令未

知所務之失也

明紀事本末洪武中葉居升疏

### 弊政一

原浚恒

易浚恒凶以深刻為常也

官邪

由官邪也

苟簡

之理注苟于權利簡于仁

義

鹵莽

莊子君為政勿鹵莽

許謝錢

張匡坐臧報陳湯訟罪許謝錢二百萬

寫孝經

梁州刺史宋邊患多寇迷理寡學術乃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蓋勲諫不從詔責之

不信吏

劉類為弘農守每遣大吏出使隨覆察之白日於屏間闕門夜使幹廉察諸曹又以幹不足信

云 云 皆問吏

王溫舒為中尉減宣在內史事無大小皆問其守官吏令丞不得擅搖以重法繩之

數年一切為小治獨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難為經也經常也

遺禮義

賈誼曰商君遺禮義棄仁

思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獲鉏慮有德色母取其帚立而辭語注辭猶罵也

窮人欲

滅天理而窮人欲

不率法

政不率法而制於心

無惻隱

之實

貨行於言

後漢書貨行於言罪成於手

刑放於寵

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

久不聞問 嚴助請為會稽守數年不聞問 多所侵刻

公孫瓚字伯圭常言衣冠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 吏

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刻百姓怨之

並侵漁 張湯每奏事至日肝天子忘食丞相充位而已

漁於是痛繩以罪自公卿 田卒污萊 徹我牆屋 道

以下至於庶人莫不指湯

殛相望 道殛相望而女富 上下相蒙 神怒 布常無

藝 藝法 請寄為奸 請託之事白帖 增稅僻 唐懿宗時路巖為相于是王政

制也

橫撓 唐書武元衡舉進士為華原令畿輔 武將

鎮軍督將皆驕橫撓政元衡移疾去

領刺史 初邠州以武將領刺史故綱目廢弛即治府為

營吏擾民居相清謹房瑄調為州刺史始一切

革

不稱職補外

馬周言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

職始出補外而以德行才術擢

革弊事

宋史方臘起程振謂王黼

者十不得一所以百姓未安

宜乘此時建革天下弊事以

列弊政

乾道中梁克家列弊政四條曰

欺罔苟且

日久弊深

呂公著還朝太皇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

寬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

前代弊政

張

為務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

賢為江南西路轉運使先是江南諸州小民居官地者

有地房錢吉州緣江地雖淪沒猶納勾欄地錢編木而

浮居者名木塲錢皆前

功法折律

飾文增辭

慢令致

代弊政齊賢悉論免之

書

怠於其位

愚弄其

期不迪率典弗若于政

民 事充政重 刑肅俗敝 讒慝弘多

帖白

### 亂政

原上慢下暴

盜思伐之矣易繫辭

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書

廢

時亂日

書

世亂則學校不修

詩子衿篇

不軌不物謂之

亂政

左傳云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云云

夏有亂政

又云鄭人鑄刑書于鬲叔向貽

子產書曰夏有

晉政多門

又云晉人盟諸侯于平丘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

亂政而作禹刑

列尊貢重周之制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

給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晉人許

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濟乎子產曰晉

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政在家門

又云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云云

上陵下替

左傳

太史

令終古出其圖法奔商

呂氏春秋云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

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

太史屠黍以其圖法歸周

又曰晉太史屠

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

秦為亂政

漢書張耳傳

焚

滅詩書圖籍散亂

史記秦始皇云

天下學士逃難

以亂濟

亂大敗天下

董仲舒傳

孔子之道抑孫吳之術興

劉歆移書

長戟詣闕

邊境雷動四野風起

息夫躬傳

三輔苦之罵

詈載道

光武紀

瓜分鬻切塵消鼎沸

袁宏後漢書

編戶騷

動天下思亂

京室為虛

薛瑩靈帝贊云

天下騷動起為盜

賊

續漢書靈帝時

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

典論云董卓遷大駕

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

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于并冀乘勝

轉攻席捲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蕩覆王室

典論云初平之

元董卓殺主

帝躬擐甲胄稱無上將軍

後漢靈帝中平五年帝自

稱無上將軍耀

火燒宮府

四方州郡擁強兵

獻帝春秋

兵於平樂觀

山無暖幹澤無注水

淮南子云夏之法

增疾其長亂

唐書杜鴻

漸以宰相鎮兩川時崔旰殺郭英又據成都鴻漸憚其雄武先許以不死既見禮遇之不敢加譙責反委以政



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酒高會因薦肝為成都尹議者疾其長亂

關通貨賄

又云元載智略

開果久得君以為文武才略莫已若外委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擠忠良進貪猥凡

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

國不闕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國

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貪臣聚

斂以圖寵姦吏因緣而弄法

唐書劉蕡策

樹黨恣橫

五代漢隱

帝即位楊邠史弘肇王

別置典謁

五代史梁太祖得時溥寵姬劉氏愛

章樹黨恣橫專權凌上

幸以妻敬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卧内車服驕

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

翔于覆舟自焚

宋史張方平疏若新法卒行必有覆舟自焚之禍

亂天下必

斯人

李師中嘗言今王安石者服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

天變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

羣姦嗣虐毒流四海

朱熹嘗言王安石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

之羣姦嗣虐毒流四海至于

治亂自此而分基業自

此而隳

陳師錫言蔡京與弟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此而

分祖宗基業

稱威武大將軍

弁山堂別集明正德十三年上自稱威武大將

自此而隳矣

軍朱壽命內閣草制楊廷和不可辭疾不出乃召梁儲面起草制儲對曰他事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操劍立曰不草制視此劍儲免冠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

擲劍去乃自稱之不復言草制矣及上度居庸關遂駐蹕宣府初江彬勸上于宣府治行宮越歲乃成糜費不可勝計復輦豹房所貯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每稱曰家裏

### 誦政

原 鈞 筭

漢趙廣漢字子都為潁川俗朋黨廣漢患之乃為鈞筭削其主名以為耳目

鈞 距

又為京兆善為鈞距以得人情嘗呼亭長界上亭長戲曰為我多謝趙君廣漢知之

示 詐

示人以詐

任 詭

誦

間 行 察 俗

羊續字興祖為南陽守當入郡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而已

觀 邑 里 採 風 俗 然 後 進 吏 人 及

借 死 狗 軍

魏太祖軍中糧少主

令 長 貪 潔 良 猾 盡 昏 知 之 也

簿 請 用 小 斗 給 軍 糧 祖 曰 善 後 軍 中 怨 祖 謂

使 吏 襲

主 簿 曰 借 汝 死 以 謝 衆 乃 斬 之 以 徇 軍 士

姦王溫舒擇敢往吏把其陰重罪縱使襲吏之姦

問吏所聞

范甯為豫章守欲遣十五議曹

下屬縣採風俗吏假歸還訊問所聞官長得失徐邈與書云云

事不敢隱

黃霸為潁川遣吏按

行吏不敢舍郵亭食於路傍烏攫其肉吏還霸迎勞曰甚苦食於路乃為烏所攫盡知其行止事不敢隱也

譎以摘姦

王渙為洛陽令又能以譎數發摘姦伏

功曹不敢隱

朱博字子

元為馮翊長陵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博見其癩問之禁不敢隱博笑曰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灑卿恥技拭用能自効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敕禁無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以為耳目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功曹責以禁等事使自疏取受欺慢

吏人

為耳目

蓋寬饒為官志在奉公俸錢月數千半給吏人為耳目

晉文譎而不正

論語

朱博譎不敢欺

朱博每到官輒出奇譎以示下不可欺也

增任機譎

唐書劉頎累遷京兆尹任機譎為政頗碎無大體

騁譎怪

又曰裴延齡資奇刻又劫于利專剝

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

變詐

宋史楊進

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也

太祖以其樸直厚遇之常受詔巡京師閭里間有畜養禽獸者見必取而縱之罵曰買肉不將供父母反以飼

禽獸乎太宗嘗令親吏臂鷹雛于市進亟欲放之吏曰

此晉王鷹也進乃戒之曰汝善養視小民笑其變詐也

人為

又曰王欽若白真宗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

絕倫之事然後可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蓋有以人

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

無異

攜貳其徒

又曰曾鞏知齊州章丘民聚黨邨落間號霸王杜椎剽奪囚鞏配三十一

人又屬民為保伍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鞏所購金帛隨之夸狗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示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

**使相猜阻**

又曰夏竦陰間僚屬使相猜阻以鉤致其事遇家人亦然

**多得事情**

又曰

孫冲為吏所至以強幹稱然任鉤距多得事情

**獨能如約**

又曰元豐末蔡京知開封府司馬光

秉政復差役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太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催役無一違者詰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至紹聖間入權戶部尚書章惇欲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講  
**治民之末**  
明紀事本末解縉封事曰簿書為惇然之末也  
之期獄訟之斷鉤距之巧此治

民之末也

政不一

原吾誰適從

士為謂晉獻公云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國不堪貳

左傳

一與一奪

季文子謂晉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

朝更夕改

政

衆而惡

國語

政令無常

增無所統一

唐書哥舒翰守潼關因風痺不

能事以軍政委田良丘使王思禮主騎

紛爭詆訾

又云

李承光主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一

韓全義討吳少誠詔合十七鎮兵馬屬之全義無他方

略號令悉稟監軍每議攻戰宦豎十數紛爭帳中小人

好自異互詆訾

政出多門

宋史高宗初立李綱上十事其一曰議本政謂政出

不能決遂潰

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

依違不決

又曰宋宰相呂夷簡王曾論議數不

之于中書則朝廷尊

同宋綬多是夷簡而參知政事蔡齊間有所異政事由此依違不決

佞邪一

原无妄之往天命不祐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有言

不信 尚口乃窮 比之匪人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並易

無以利口亂厥官 書 盜言孔甘 好言自口莠言

自口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無易由言 耳屬於垣

言之醜也 言之辱也 並詩 君子不以口譽人情疎



貌親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 口費而煩易出而

悔 易以溺人 小人行險以僥倖

並禮

巧言亂德

惡利口之覆邦家 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巧言令

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不有祝鮀之佞難乎

免於今之世矣 罔之生也幸而免 無而為有虛而

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是故惡夫佞者 遠佞

人佞人殆

並論語

慢易以犯節沉湎以忘本 華而不

實怨之所聚

目動而言肆

左傳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

視

流行遠不安其位 其言僭慢 無信多私 宋元 姦

以事君吾所能御

左傳叔向云 注御止也

齊人執鄭詹書其佞

也 自齊逃來曰佞人來矣

淮南子曰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

極言無度 其口曲媚 曲躬要利並得厥求 面相

誣蒙及爾顛覆 說者流於辨得者亂於辨 安知是

譏譏者乎

越語范蠡謂王孫子曰吾濱于東海之陂鼃鼃之與處而鼃鼃之與同階余雖覩然而人

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譏者乎

展而不給愛而不仁詐而不智

毅而不勇直而不哀周而不淑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

之亦必及焉

王孫勝

優施謂里克之妻曰主孟啗我我

教茲暇豫事君乃歌之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

集於苑已獨集於枯

晉語驪姬與優施謀殺太子驪姬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

謂里克

妻云云

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

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

晉語里克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云云

撓志

以從君廢人以自利 佞心翦翦 謬悠之說荒唐之

言 恣縱不羈 無稽之言 各興心而嫉妬

駢經云衆皆競

進而貪婪兮惡不厭乎求索羌內  
怨已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

荃蕙化而為茅

楚辭

曰蘭芷變而不芳

兮荃蕙化而為茅

逆而抑沈之雷開  
阿順而賜封之金

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

楚辭天問曰此干何

明白不進荆棘成林  
巧佞在人

賢人滅息  
連蕙蒞以為佩  
遇鮑肆而失香  
浮雲

蔽晦姦臣浮說  
世雷同而炫耀何毀譽之昧昧  
視

忠正之何若改前賢之法度  
喜囁如之妄詐  
並北堂書鈔

增佞言似忠姦言似信  
李沆語  
懷張湯之辨詐有盧

祀之姦邪詭變多端敢行非度  
蘇轍論呂忠卿  
傾險儉薄文

辭淺繆  
神宗時御史論神明逸  
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  
陳俊論

湯思退  
俱宋史

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

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

如此者

元史許  
衡疏

佞邪二

增承意

汲黯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  
意陷主於不義乎縱不愛身奈辱朝廷何

順指

嚴光傳阿  
諛順指

巫媪

宋史太祖時史珪石漢卿用事  
張瓊輕侮之目為巫媪二人術

之切齒卒  
諧殺之

俳優

又曰徽宗用王黼身為三公位元宰  
至陪扈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

獻笑  
取悅

逢迎

又曰梁師成黠習文法稍知書政和間得  
君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本以隸人畜之

附會

又曰林特天性邪險善附會

多詐不情

合辭事類漢公孫弘齊人多詐不情

口才得幸

元史順帝時哈瑪爾有口才尤為帝所察幸一日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即啖茶於其

衣哈瑪爾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

佞媚為心

唐書王義方彈李義府疏善柔成性

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

佞辭泉湧

又曰文宗

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

時鄭注權勢熏灼左軍中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召注殺之因見上請罪元素從之召注至蠖屈

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

佞而不仁

又曰魏徵疏曰晉中行穆

手欵曲以金厚遺而遣之

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間倫請下之穆伯不應曰間倫

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賞

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

挾詐任數

宋史楊偕奏夏

國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焉用之

疎挾詐任數  
姦邪傾險

真姦邪

又曰仁宗嘗謂輔臣曰王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姦邪也

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偽誠如聖諭

久自敗

又曰真宗

曰邪姦之迹雖曰難辨然久之自敗

益畏其口

又曰太宗頗任趙贊令鈎校三司簿贊自選吏

十數人為耳目專伺中書樞密及三司事乘

笑其姦

間白之太宗以為忠無他腸中外益畏其口

佞

又曰哲宗廢孟后立劉后受冊之日百官仗衛陳於大廷是日天氣清晏安惇巍立班中倡言曰今日之

事上當天心下合人

乃今信有佞人

唐書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

望朝士皆笑其姦佞

木也字文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

人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

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

放鄭聲不若遠

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

佞人

東軒筆記王荆公初為參政因讀晏元獻小詞曰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自喜而為

之耳其事業豈止如是呂吉甫為館職亦在坐曰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自是與平甫相失

貪暴

原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作威作福玉食 害於而家

凶於而國 降割於我家不少延 叨憤日欽劓割夏

邑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並書 正月大夫刺

幽王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 白華廢則廉恥缺矣



伐檀刺貪也 終風刺虐也 碩鼠刺重斂蠶食於

人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哀刑政之苛 斂怨以為德

下泉思治也 曹人疾其王公侵刻下人不得其所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並詩 率人以暴而人從之 不勝

其弊唯戮是聞 棄命專殺不能致順至於用鉞 肆

於人上以縱其淫 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

趙文子云 其虐滋厚子產以為蠶尾 肆其罔極 視人

如草莽艾殺其人 暴骨如莽 反易天常斬艾百姓

叫天之無辜

渾良夫

馮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浸

欲崇侈不可盈厭

政以賄成

干國之紀

何沒沒

也將焉用賄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受焚之功取

貨於鄭

以玉賈罪

強奪商人無所還忌

內寵之

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

左傳晏子謂景公云云

山林

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而虞之非也

穀梁傳

天子受

獻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桓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穀梁傳

曰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云云

君人者必時視人

之所動人之所動勤於力則功築罕勤於財則貢賦少

勤於食則百事廢用人之力為已悉矣財盡則怨

力盡則懟驕頑之虎見利無親賄無成事專利

作威今爾執政小人惟以貪諛爵以賄成飲食

以親貨賄以處接利以合厚顏忍恥遂非不悛夏

箴日中不容利人乃以外刺享一利亦得一惡

晉語曰樂

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匹麗氏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

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智

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

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

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曰善驚

以遠害利食以忘患君子慎所從也

家語曰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

小雀問之曰大雀獨不可得何也羅者曰大雀云云

增谿壑之欲惟賄是利

李義

府

李林甫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

親既崖竄深阻卒不可得也 狙害隱毒天下無不痛

憤

盧杞

嚴礪為山東節度使貪沓苟得士民不勝其苦

及節度東川擅沒吏民田宅百餘稅外加斂錢及芻粟數十萬 黎幹性貪暴既復用不暇念治專徇財色附

會嬖近挾左道希主恩

並唐書

石保吉累授節度使家

世將相多財所在有邸舍別墅雖饌品亦飾以綵績好  
治生射利所至峻暴好殺待屬吏不以禮鎮大名也葉  
齊查道皆知名士嘗械以運糧慄悍陰刻無所顧忌

王安石

子雱

徽宗時蔡薺出知杭州為政喜怒徇情任刑

太慘西北戍卒代歸人得攜緡禁民與為市乃下其直  
強取之蔡確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  
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為得

計也 賈似道酷嗜寶翫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

矣發其塚取之

並宋史

元至元二十八年虎入南城趙

與票疏言權臣專政之咎未幾僧格敗平章布呼密奏  
與票貧窶有守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為虎者邪 內通

貨賄外示威刑

元相阿哈瑪特

仁宗朝內外監察御史四十

餘人共劾右丞相特們德爾桀黠姦貪陰賊險狠蒙上

罔下蠹政害民

並元史

貪冒一

原上貪於利則下叛

鄭玄注禮記大學篇

先財後禮則民利

禮坊

記

貪貨棄命

左傳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

安官貪祿

說苑云安官貪祿營

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浮沈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與臣也

貪以敗官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

貪人敗類

詩桑柔篇

貪受

不祥

左傳

好利不顧

詩清人序

貪婪無厭

專利不厭

並左

傳

懷辟賈害

左傳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

以賈害也

為富不仁

左傳云陽貨奔齊請師以伐魯鮑文子諫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

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

受祿不讓至於斯亡

詩

違不出境則利祿也

禮表記

蓄聚無厭積禍滋多

國語云子

韋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

聚斂無厭取譏當世

晉中興書謝萬安石弟

聚

斂積實不知紀極

傳云縉雲氏不才子也

有豐富者誣以大罪

後漢書侯覽傳云覽凡參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

饗大利猶思不義

左傳子服景伯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非

人其吉惟貨其吉

書問命

不聞令德而聞重幣

左傳曰范宣子

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



聞重幣僑也惑之

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

後漢崔烈

輸錢

一億萬位至太尉

後漢曹嵩貨賂中官靈帝時

許芝

每爭肉

魏志許芝每祭肉取百斤猶恨其少

慕容恒賣水

慕容評恒賣水與軍人

公聚朽蠹三老凍餒

左傳云齊使晏嬰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

秋日淒

淒百卉具腓

詩四月篇

貪冒二

原錢愧心

張武為郎中令受賂文帝賜錢以愧其心

金行賂

陶朱公仲男殺人於楚朱

公使長子以千金賂莊子以免

歸罪賜衣

吳祐字季英為膠東相嗇夫孫性受贓市衣與父

曰君如此何忍欺促歸罪祐曰觀過知仁使歸其父還以衣賜之

受賂賜錢

皇甫嵩字義真

為冀州牧吏有罪受賄嵩更賜錢懷慙或至自殺

不汝疵瑕

楚文王謂申侯貪而無厭子取

子求不汝疵瑕

自圖進退

薛宣字貢君為馮翊高陵令楊湛檄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宣得其

罪贓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意乃手自牒書條其贓與湛令湛自圖進退湛即時解印綬為記謝宣而去謝游恃

名儒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游得書亦解印綬去

敗官為墨

貪以敗官為墨

作法

于貪

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何

賄賂公

行府

侵欲不忌

左傳郤至曰世之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

增

通賂謝

唐書王伾王叔文之黨門皆若涕羹而伾尤通天下賂謝

嗜權利

又曰王播再領

鹽鐵嗜權利不復初操

務蓋藏

又曰韋臯治蜀二十一年以侈橫務蓋藏之故劉闢階之為亂

若市賈

又曰王縉性貪冒縱親戚尼姪招納財賄猥屑相稽若市賈然

不保其貪

又曰李石用韓益判度支案以贓敗石曰石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

素無清譽

宋史宋真

宗嘗諭臣下曰李昌齡素無清譽

招賂

唐書竇參為相族子申參所親愛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

招賂漏禁密語

販爵

元史曰僧格既專政凡銓調內外官皆由於已而宣敕當由中書桑哥以為言

世祖乃命自今宣敕並付尚書省由是以名爵為貨而販之綱紀大壞人心駭愕

狼籍

唐書裴光

庭等使有司劾宇文融贓饋狼籍司農

**破產**

又曰盧坦為河

發融在汴州結隱官息錢巨萬乃貶斥

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遊

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

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府不道之家不

若恣其不道以致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

**盜縣官財**

又曰張滂謂班宏為度支不一歲家輒鉅億僮馬產第侈擬王公非盜縣官財何以然

**商販部中**

宋史夏竦性貪數商販部中在并州使其僕貿易為所侵盜至杖殺之積家財累鉅

萬

**牟賊聚斂**

唐書元載諸子牟賊聚斂無涯藝

**牟利贖貨**

宋史葉祖洽牟

利贖貨與曾布厚

**非賄謝不與官**

唐書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啟

入目為小訓狐

丐填委官賞繆秦永泰後稍平定而元載

**賂多者得**

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刻塞公路網紀大壞

善州

五代史後唐廢帝立劉延朗等五人並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賂

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

培剋

原初稅畝

穀梁傳云初稅畝古者公田什一藉而不稅

多賦斂

說苑云晉平公好樂

多賦斂也

田萊多荒

詩楚茨篇

杼軸其空

詩大東篇

重賦於民

貢禹傳云

侵刻小民

王莽傳云

頭會箕斂

漢書頭會箕斂服虔曰吏到其家人

人頭數出穀以其斂之

民飢重斂

管子

賦斂甚數

太公兵法

賦斂

羌胡

後漢馬防兄弟貴盛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

收田畝錢

後漢書靈帝紀中平

二年稅天下

田畝十錢

責治官錢靈帝紀云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前漢昭帝贊曰孝昭承孝武奢侈餘

繇役無止時徵

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發傾四海

傅玄擬班氏詩

增勾剝

唐書皇甫鎛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勾剝為宰相至雖

市道皆

橫賦

貞元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因視商人他貨橫賦之

厚苞苴

啗之

宋史紹興中監察御史顏師魯言比年好進之徒平時

交結權倖一紆郡絃皆措剋以厚苞苴故昔以才稱後

以貪

搜市廛

唐書裴延齡嘗奏勾獲乾隱二十萬緡請舍別庫供天子私費至是欲實其言

乃大搜市廛奪所入以獻逮捕匠役迫脅就

痛誅斂

功號曰救索弗讐其直名曰和雇弗與之庸

又曰崔寧即崔肝見蜀地險饒於財而朝廷不甚有紀

乃痛誅斂使弟寬居京師以賂厚謝權貴深結元載父

子

厚誅斂

又曰王鉞厚誅斂嚮天子意

峻掎亟斂

又曰嚴武鎮蜀峻掎亟斂

閭里

峻責租調

又曰貞元二十年闕輔饑李實為司農方務聚斂以結恩民訴府一不問

德宗訪外疾苦實詭曰歲雖旱不害有秋乃

聚斂驟

陞

元史曰至元年間右丞盧世榮以掎克聚斂驟陞執政權傾一時

利在掎克

宋史蕭振

出知成都安撫制置使軍儲適闕振奏留對糴米八萬

斛以足軍食以其直歸計所總計者利在掎克即先告

檜謂振唱為闕乏之語風御史劾其要譽復謫池陽而

總計者以譖得蜀帥既而專用羅織掎克其民民益思

振

駿刻軍賜

唐書長慶初張弘靖代劉總為盧龍節度使不通大體駿刻軍賜專以法根治

之

駿刻賞格

宋史川陝宣撫使吳玠言都轉運使李迨駿刻賞格迨亦奏玠苛費帝以問勾

濤濤曰玠忠在西蜀縱費寧可

一以掎克為事

元史阿哈

馮弟移迨他路可耳帝然之

瑪特立制國用使司專總財賦一以掎克為

以錙銖掎

事崔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克為功

又曰中書右丞盧世榮以貨利得幸權要為貴官陰結貪刻之黨以錙銖掎克為功

復

用此輩將何以堪

金史金廷議選戶部官往往舉聚斂苛刻以應詔完顏問山曰民勞至矣

復用此輩將何以堪識者稱之

### 暴虐一

原夏王滅德作威

湯誥

商王罪人以族

泰誓

斬艾百姓

害虐烝民

書多方篇

結怨於民

降灾下民

並泰誓

民



不勝痛

漢武故事云

民泣於道

漢書王莽傳云

視民如讐

左傳子西

曰今聞夫差視民如讐

汚吏為虐

春秋感精符

毒痛四海

流毒

下國

剝喪元良

並秦誓

殘賊天下

尚書中候云

道路以

目

國語云厲王虐國人謗王

海內無聊

荀悅漢紀云武帝奢侈

教虐是作

書益稷篇

敢行暴虐

書微子篇

焚炙無罪

墨子云殷紂

燒鋸斷

頭

左傳

率割夏邑

湯誓

劓割夏邑

書多方篇

殺季歷

竹書紀年

云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醫徒之

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

殺管修

左傳云楚作亂

殺管修也

醢九侯

帝王世紀曰九侯入為紂三公云云

炙翼侯

帝王世紀云紂

囚箕子

史記殷本紀

剗孕婦

秦誓曰剗剔孕婦

殺人恐弗勝

韓詩

外傳云龍逢諫紂

殺人以興謗

左傳

炮烙始於鬻斗

淮南子糟丘生

於象箸炮烙始於鬻斗

銅柱加於難炭

帝王世紀紂為銅柱以膏塗之

用卽

子於次睢

左傳云宋公使邾文公用卽子於次睢之杜

用隱太子於岡山

左傳楚子滅蔡云

脯九侯以饗諸侯

禮明堂篇紂亂天下云

酌梅酒

以賜文王

帝王世紀

殺人不忌為賊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云云

慢

令致期謂之賊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秦誓

小大戰戰

懼於非辜

仲虺之誥

罔密文峻姦軌不勝

漢景帝紀

天降罪

罟蝨賊內訌

封豨其士狎窳其民

揚雄長楊賦云

爛金為

烙骨肉成泥

桓子新論云紂爛金為烙溢酒為池骨肉成泥

虐而好劔鑄必

試之

左傳莒庚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湯誓

以虎充市而視

者驚

世紀云紂之為

赭衣半道所謂天賊

微文深詆殺者

甚衆

史記減宣傳云宣為御史丞

晝夜驗治竟致死事

前漢張敞使捕賊掾

繫舜有所案驗舜以啟劾奏當免不肯為啟竟事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啟收瞬繫獄案事史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

寧見乳虎無直寤成怒

前漢酷吏傳云寤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

稅肆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寤成之怒其暴如此

流血成川號曰屠伯

王隱晉書云苟晞為青州刺史云云

蝨賊蝨疾靡有夷屆 罪罟不收

靡有夷瘳

並詩瞻邛篇

棄五帝之德刑推三王之法籍

淮南

子云

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秦誓

偶語詩書者棄

夏桀

市以古非今者族

史記始皇本紀

增諸王牽連死滅殆盡子

孫嬰祿亦投嶺南

肆斬殺怖天下

縱酷吏為爪吻

宗姓侯王骨骸將相駢頸就鈇血丹狴戶 遣使六

道詢鞠流人

萬國俊一日戮三百餘人劉光業殺者九百人王德壽殺七百人其餘亦不減五百

人希功於上惟恐殺人之少武后久乃知其寃也

凶人告訐遂以為常推劾

之吏鑿空投隙 朝與為密夕與為讎 一懼攝遣與

妻子決

周用仁昌秦用刑亡

唐書周矩諫武后疏

以兵圍十

六宅

韓建劫唐昭宗幸其鎮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盡殺之

以暴虐

殺戮為事

梁太祖

數百人同一坑

梁太祖弑昭宗時諸王家屬數百人皆遇

害同為

少長以次就戮

唐臣王師範攻梁朱友寧戰死後兵敗降梁授河陽節度

一坑

使友寧妻泣謂太祖以讐人猶在朝廷乃遣人就河陽族滅之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為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然懼少長失序下愧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就戮於坑時人哀之

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

南漢劉鋹作此刑太祖聞之驚駭曰吾當救此

一方 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 宋史北漢劉繼元性殘忍在太原臣下有忤意

必族其家殺傷不可勝紀 草菅勲舊臣 明紀事本末左丞相胡惟庸曰主上草菅勲舊臣何

有我死等耳寧 僚屬黨與凡萬五千人 又曰胡惟庸之獄

坐黨論死者可二萬人 又曰藍玉之獄 清宮三日 又曰燕王即位清宮

三日諸宮人女官內官皆誅死 惟得罪建文者得留 十族並戮 又曰方孝孺不

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 遂籍十族每逮至輒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乃及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

等九族既戮亦皆不從 乃及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為一族並坐然後詔燻於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妻

鄭氏與諸子皆先經死 悉燻削方氏墓

暴虐二

原卧虎

後漢董宣為洛陽令人號卧虎語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蒼鷹

人號邦都為蒼鷹

武健

嚴酷鷹擊毛摯

猜禍

温舒為中尉召猜禍吏任之其爪牙吏皆虎而冠

敷

虐

於百姓

作威

書依勢作威倚法以削

東濕薪

甯成操下如東濕薪

搗

亂杖

魏劉穎為弘農守過無大小亂杖搗之吏人掘地求錢每遣大吏報使小吏覆察之

猛於

虎

苛政

烈於火

天吏逸德烈於猛火

去儒吏

朱博所在輒罷去儒吏議曹曰文儒

吏時有諫奏稱說云云博曰太守漢吏當奉三尺法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且歸待堯舜君也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造高樓臨道昌行縣彭氏婦人登樓而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見暴

一 虐  
商君法 商鞅立法治秦

戒軟弱 尹賞將死戒子曰為吏正坐殘賊免思功效則

復進用一坐軟弱不勝任則無有起時

驚神速 王温舒為河内具私馬五十匹驛奏事不過二

日得報郡中驚其神速時於旁郡追求賦會春至温舒歎曰使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慢經界

孟子暴君汚吏慢其經界

密法令

法令當密矣然姦愈甚上下相通遁避也

不戒視

成 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

不教而殺 虐謂之

重足一迹 人畏甯成

流血數里

嚴延年為河南守冬月屬縣内流血數里河南人號屠伯張敞書戒之答曰莠盛苗穢不

可不除毋掃墓待喪

地白木杵

詳酷吏

刺骨吹毛

帖白

增殘摯

唐書肅宗時京兆尹鄭叔清李齊物坐殘摯罷

昏暴

五代史劉鋹為政昏暴民被其毒

以



目語

來俊臣治獄纖介皆入于死中外參息至以目語

上急變

唐書來俊臣引不逞百輩

上急變誣

號大蟲

宋史下冢太宗時歷淮南轉運使充鹽鐵副使累掌財賦號為稱職

蟻公卿

然性慘毒措克嚴峻專

逢乳虎

又曰韓縝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秦人語

事拙楚至有大蟲之號

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

性尤酷暴

五代史南漢劉晟殺弟自立性尤酷

暴

猜阻忮忍

唐書令狐彰猜阻忮忍忤者輒死

皆下蠶室

五代史劉鋹目

百官為門外人羣臣小過及士人釋道有才畧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

赤氛冒門

唐書曹華為橫海節度副使時朝廷拔鄆為三鎮明年

究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詔華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

饗幕甲士於廡酒中令曰大子以鄆人更戍有轉徙勞

欲厚賞之請鄆人右州人左既而出州兵乃闔門大言

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起於幕環之凡斬千二百人血流殷渠赤氛冒門高丈餘

原深文趙

禹 巧詆張湯

慢虐神人

暴殄天物

報虐以威

殺人以逞

朝令暮具

上慢下暴

滅德作威

以蕩陵德

白帖

亡徵

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禮中庸

國家將亡神又降之

左傳

夏之亡也回祿信於聆隧

國語注云回祿火神再宿為信聆隧地名

商

之亡也夷羊在於牧野

國語注云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

繫弧箕服

實亡周國

史記周本紀云  
幽王嬖褒姒

楚矢箕服是喪王國

璣語  
幽王

山崩川竭亡之徵也

史周本紀  
幽王二年

其細已甚民弗堪

也

左傳云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為之歌  
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鬼哭

山鳴

帝王世紀云殷紂六月雪或雨赤血云云

黃神嘯吟

淮南子云夏桀之時

五

星錯行

世紀云桀時攝提移處五星錯行伊洛水竭

三川皆震

史記周本紀云幽王

二年西  
周如之

桀失玉鏡

尚書考  
靈曜云

亡金虎

河圖云金虎喻秦君也

六玉羊

易緯云泰山失金雞西岳亡玉羊也

天奪之監

左傳云虢公敗戎於桑田郭偃

曰號必  
亡矣

天降時喪

尚書  
多士

狼而無親

汲冢周書史記  
解云狼而無親

者亡昔者縣宗之君狠而無親執事不從宗職

狠而

不和韓非子

秦三七之危漢武故事

漢赤金漸微漢南記序

云 伐智而專事史記解云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忠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

使曲集 愎諫而好勝韓非子亡徵篇云狠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杜稷而輕為

自信者 太心無悔國亂自多亡徵篇云太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

之資而易其鄰 期而不當言而不信世紀云殷紂

敵者可亡也 不周於法亡徵篇云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

聽以爵不待參驗又云聽以爵不待參驗用

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 恃交援

而簡近鄰

又云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

簡侮大臣

無禮父兄

又云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

親臣進而故

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

又云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

若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

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

逆其使

又云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怨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

羣臣易慮

又云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易慮者可亡也

臣怒生變

史記解云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

而生變有

以智矯法以私稷公

亡徵篇云好以智矯法特以私稷公法禁

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

淺薄而易見漏洩而無藏

又云淺薄而易見漏洩而

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

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

又云

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

多怨而好兵

又云主多怨而

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

饕貪而無饜

又云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

后妻淫亂主母畜穢

又云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淆男女無別是謂兩生兩生者可

也 亡 后妻賤而婢妾貴

又云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

此則內外垂內外垂者可亡也

女子用國刑餘用事

又云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

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

婢妾之言聽愛玩

之智用

又云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  
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

輕其適正

庶子稱衡

又云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  
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

太子卑而庶

子尊

見上

大臣兩重父兄衆強

又云大臣兩重父兄衆  
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

者可  
亡也

嬰兒為君大臣專制

又云嬰兒為君大臣專制  
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

待交者  
可亡也

權專於臣刑專於民

史記解云樂專於君者  
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

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  
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

減爵損祿禁罰不行

史記

解云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鄆君普儉減爵損祿羣  
臣卑讓上下不臨禁罰不行重氏代之鄆君以亡

貴臣相妬大臣隆盛

亡徵篇云貴臣相妬大  
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讐而入  
隆盛外

主弗誅者可亡也

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

又云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

輕而臣重者可亡也

命將太重任守太尊

又云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

擅命徑為而無所請者可亡也

大臣甚貴偏黨衆強

又云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

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

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

又云官職可以

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

罷露百姓煎靡貨財

又云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

器翫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

增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

必無亡 甲兵亟動徭役不息 子女玉帛是求宮宇

臺榭是飾 外示威重內行險忌 讒邪者進忠正者



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

魏徵疏  
言隋事

陳勝吳廣不獨起於

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

劉蕡  
策

藩鎮日橫天子旰食

李石

對 惡德流布福祚不長

劉栖  
楚疏

王命不出劍門

唐書

黃巢之亂  
僖宗出奔

登樓思歸大內

李茂貞犯京師昭宗將奔  
太原韓建遣子允請幸華

州昭宗幸其鎮建遂欲制之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京  
師作菩薩蠻詞三章其卒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

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  
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

飲道旁

登愁臺

後唐明  
宗反莊

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元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  
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家名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

酒  
去 趙寶子

天水碧

南唐李煜在位日先是江南民  
間有服玩侈靡者人詢之必對

曰此物屬趙寶子又煜之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會露下其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天水碧及江南滅方悟趙國姓也寶年號也天水趙之望也

新年餘慶嘉節長

春

五代史孟昶在蜀每歲除命學士為詞題桃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辛寅遜撰詞昶以其非工自命筆

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以其年正月十一日降太祖命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聖節名也

未聞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

尹洙疏

大臣不畏公論小

臣趨利附下 威柄下移怨讟歸上 左右無輔拂之

士守邊無禦侮之臣 開境土以速邊患耗財賦以弊

民力 歲穀不登倉庾空竭民人流亡盜賊數起

徽宗時韓

宗武上疏言事有微  
漸而不可不察者五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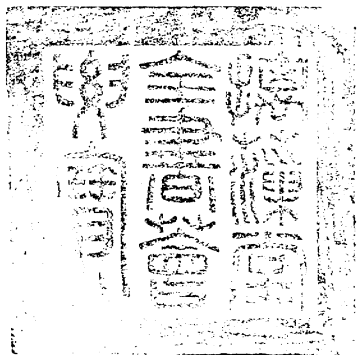
謹案第九頁前六行則擢以勸能刊本勸訛勤據  
通典改

第十九頁後四行故真偽相蒙刊本真偽訛直為  
據三國志改

第三十六頁後一行渾良夫刊本渾訛陳據左傳  
改

第四十四頁後四行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  
睢之社刊本邾訛邾據左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王福清

謄錄監生

臣

王世臣

財團法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